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栻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宋 程公說 撰

宋世本第二

平公　元公

景公

平公　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名成共公少子共公卒蕩澤弱公室華元使喜攻蕩氏立之成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年卒

在位四十四年

成公經十有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經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賛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彭城欲絶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春己亥傳不書月正月無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胡安國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

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王正月鄭師伐宋楚令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傳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古毒切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夏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食亦切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

經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音本蕢籠挶音局土轝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庀具也芳婢切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宋遠祖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音晝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祖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傳十年夏四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五月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詳見偪陽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秋七月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詳見鄭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經十有七年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從告

傳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閱弟弱皐比閱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合向戌邑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吴遂幽其妻吴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晁補之曰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蓋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而縱

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

經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大子）不惡

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得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佐母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傳言平公闇左師諛大子無罪而死

經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音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文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戍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戍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戍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音日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素要齊其辭盟時不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回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

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季孫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劉敞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

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以謂不可違何哉誠使why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耶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辭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鄭風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向戌之謂乎

呂祖謙曰宋向戌欲合晉楚之成左氏於前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有以指其實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真有書法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星紀在丑玄枵在子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入於虛秏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秏　冬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傳二十九年夏鄭饑子皮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

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晁補之曰展皮私施以収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

尼曰曾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為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恒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後亡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欒氏加焉何哉

經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

宋葬共姬　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譆熱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商社）如曰譆譆（火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女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

劉敞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

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當之矣所謂婦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昭公經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謂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衛

晁補之曰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戌身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經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無冬闕文

傳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　初元公太子佐惡寺人柳

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好惡無常

元公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名佐平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五年如晉求納昭公卒于曲棘在位十五年

昭公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十二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經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九年春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前年邾俘鄅人夏五月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經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景公）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皆向戌子楚建楚亡大子郳甲小邾穆公之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為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

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恥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吴費遂之子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善 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二公子為質必免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經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

傳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譛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匄華貙臣怪賜之厚曰
必有故使子皮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問也宜僚盡以告
告欲因田以遣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
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夏五月丙申子皮將見
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
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
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

下而廵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敗走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翩華

氏黨鷯鶖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戰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音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也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

欒氏矣襄二十三年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迋恐也求不幸狂反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

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費遂邊卬為大司徒代華定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冬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大宗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新注人多以為斯干之詩昭子賦車轄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季孫迎宋公女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冬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昭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父

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華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灋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音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衹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景公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名欒若頭曼元公子昭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十六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三十六年卒在位四十八年

昭公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定公經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涸祁子見於趙簡子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然必怨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傳八年春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范鞅）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溷）謂桐門

右師出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忿其不逆父喪

桐門右師

經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十年宋公子地景公弟辰之兄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

其五與之(與富獵)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司馬桓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音坡偏也)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欺也)吾兄也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經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經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傳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經七年春宋皇瑗師師侵鄭為鄭叛晉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景公母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魋兄向巢

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焉(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不負言使禍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魋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苦庚切氏葬諸丘輿

傳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鄸般邑以與之鄸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十四年魋作亂

克在下邑未與其亂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麇曰必立伯也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緩瑗從子言景公無常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元公夫人小邾女

傳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之子得昭公與啓得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和同因大尹以達六卿因之自通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使召六子

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北首死象門外失國）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音晝鳥口）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

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啓也）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右宋始終春秋凡十三公書卒者九有故者三景公後春秋經終景公子昭公得元年左氏之傳終矣後五世一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之

論曰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公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曁其既得則為之伐附庸之郳伐隣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

烈以定大國言齊宋凡齊之盟會征伐無不與焉荆始伐鄭而救之之師出於魯齊宋則齊之所仰亦以天下之望也桓公既沒襄公於是乎欲繼齊之伯一盟曹南諸侯寖寖從之乃不能內自省德急於合諸侯執滕子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而復圍之非同志不足以示信甚則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春秋人宋公於鹿上之盟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于泓之敗詞繁不殺所以深貶之也然襄公圖霸則失之矣而

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公之興急於恤宋悼公之興急於救宋出穀戍釋宋圍執曹伯畀宋人於是乎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志於是乎成三駕之功若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又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此足以驗當時之大勢矣故余序宋於晉齊之後而備論其故云

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

宋 程公說 撰

衛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少子武王母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分其地以立康叔封為衛侯分以大路綪茷旃旌大吕之樂自康叔至桓公十三世國在今衛州衛縣熈寧六年省為鎮入黎陽縣其後文公居楚

丘在今開德府衛南縣成公復居帝丘在今濮陽縣

桓公　宣公

惠公　黔牟

惠公後　懿公

戴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完莊公太子即位十三年魯隱元年後四年遇弒在位十六年

隱公傳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莊姜美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劉敞曰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碏之意則是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碏而立州吁又當大亂碏何義以免此責乎則不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以凌太子百

歲之後州吁必為亂國人必討之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為義無用連之以誤後也

經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宋伐鄭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詳見宋鄭）公問於衆仲

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公說曰邶風擊鼓詩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用師不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秋諸侯復伐鄭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新注謂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為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　衛人逆公子晉宣公于邢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宣公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晉桓公弟隱四年衛人立之明年改元桓十二年卒在位十九年

隱公經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傳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十四月乃葬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故遇于犬丘即垂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無傳

惠公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名朔宣公庶少子桓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四年桓之十六年左右公子立黔牟惠

公奔齊

桓公經十有三年春三月葬衛宣公（無傳）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失寵自經）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音烏）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黔牟

宣公子急之弟桓十六年立明年改元至莊六年惠公入衛黔牟奔周在位八年

桓公經十有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傳十七年盟于黃謀衛故也衛逐其君

莊公經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也

公說曰書有俘厥寶玉之文諸儒遂以俘寶同義

按釋詁俘取也取而寶之此二義非一也古文寶字作𤣩與俘相似因而致誤當以衛寶為正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

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

劉敞曰君子以二公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比衎黔牟比剽兩兩相似而左氏

君剽而退黜年存朔而絶衍賞罰無章莫此甚焉

惠公後

前在位四年出奔齊在外八年復入十九年莊之二十五年卒前後共在位二十三年

莊公經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

懿公 諡法温柔善克曰懿

名赤惠公子莊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閔二年狄伐衛殺之在位九年

莊公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閔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

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以畏之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懿公父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

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十五年

戴公謚法典禮無愆曰戴

名申宣公子昭伯公子頑之子閔二年宋桓公立之廬于曹是年卒

文公謚法忠信接禮曰文

名燬戴公之弟閔二年齊桓公伐狄而立之明年改元至僖二十五年卒在位二十五年

僖公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傳曰封衛

楊時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

而專封之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曰木瓜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經十有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莵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經十有九年秋衛人伐邢

傳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莵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傳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

傳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平莒魯怨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冬衛人平莒于我 十一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

成公諡法立政安民曰成

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年奔楚元咺立叔武既復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元咺立公子瑕二年衛人殺之成公復位至宣九年卒前後在位及子瑕共

三十五年

僖公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叔武莒子盟於踐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侯齊侯

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成公公子買戍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

劉敞曰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為遂從其誣辭直以不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

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詎可盡信哉

五月衛侯聞楚師敗敗於城濮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黄成孫曰四月衛侯出奔楚衛侯鄭也其五月盟于踐土稱衛子蓋叔武也攝衛侯之位治而復之

云爾謂之叔武則列於諸侯矣謂之衛侯則非叔
武之志也凡諸侯立而未成君稱子曰衛子云者
未成君也明叔武之立乎此攝而已矣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
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
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侯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

納槖饘焉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公子適

經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傳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經三十有一年冬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經三十有二年夏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傳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經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傳二年夏六月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説

傳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經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傳八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經十有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宣公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經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

穆公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遫成公子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二年卒在位十一年

宣公傳十二年冬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晉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傳十三年夏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成公經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傳書九月歷九月五日經脫月　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戰于新築事　石成子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詳見禮樂書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將以救衛六月癸酉師陳于鞌齊師敗績秋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鞌之戰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

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春秋分記卷六十四